

中国电影，离成熟市场还有多远

之一

“大片时代”终结了吗？

□ 岩泉

Z 星期话题

近来，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景观：大片在影院中不再独领风骚，诸多优秀的国产中小成本影片释放出潜力，屡屡创出票房佳绩。电影的大片时代真的已经终结了吗？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未来的“新时代”？

“超级大片（Blockbuster）”一词曾用来描述一部由于太成功而使同街区（block）的竞争戏院破产（bust）的戏剧。如今，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它已经成为一个类型电影的代名词。

1975年，美国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大白鲨》被普遍认为是好莱坞“大片”的开山鼻祖。那时的人们，对“大片”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几个颇为耀眼的词上：大电影、大投入、大明星、大制作。当然，运气好的话还会有“大产出”。

30多年过去了，在新兴且充满活力的中国电影市场，无论是生产、制作还是最终的上映环节，人们的大片情结仍在延续。然而，2012年底至2013年上半年，中国电影市场却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景观：大片在影院中不再独领风骚，诸多优秀的国产中小成本影片释放出潜力，屡屡创出票房佳绩，令人刮目。于是有人开始讨论，“电影的大片时代已经终结”。真的是这样吗？如何判断电影市场的大片时代是否终结？倘若真有变化，迎面而来的又会是怎样一个新时代？

小成本影片 机遇频现切莫投机

近两年间，优秀国产电影在国内市场获得的好成绩有目共睹。从徐峥的《泰囧》，到薛晓路的《北京遇上西雅图》；从赵薇的《致青春》，到陈可辛的《中国合伙人》。在新旧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中，从人们热议多时的话题中，越



来越多的人熟悉了这些影片的名字。看过了、讨论了，其中惯于总结的人们便开始努力找寻，试图从这些影片中寻出一些相同或相近的“成功规律”来。再后来，“中小成本”、“接地气”等诸多标签纷纷贴上，中国电影市场也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发展“真经”。

更加青睐于此的，还有那些电影投资者。当电影界“以小搏大”的故事从黑马般的“奇迹”转变为一种“规律”，受了刺激的资本便纷纷向这个行业涌来。在6月结束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各类基金、不同领域的资本都展现了对投拍电影的极大兴趣。于是，题材跟风的旧习还未清除，“投资规模”跟风的苗头却已出现，许多电影人开始一股脑儿地转向中小成本制作。

一种现象在形成趋势之前会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的演化阶段，而它最终能否成为趋势，则需要人们的理性判断。“中小成本电影的成功确实可以给电影行业带来生命力。”在上海电影节新浪潮论坛上，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说，“但大家千万不要以偏概全，都去拍那些同类型的小片。决定整个行业标准的还是大片。”他鼓励真诚的文艺片创作，同时提醒业内人士无需刻意“功利地从盈利角度去跟风拍小片”。

对于跟风带来的审美疲劳，国盛影业总经理高军则认为其中可能存在较大危机。“一旦有一个光环、一个成功案例出来，就一拥而上，这是电影业的浮躁之处。”他说，“试想有一天观众看腻了小清新、怀旧片，中国电影又该怎么办？如果全行业都在拼命做中小投资，没有人再肯做大中型投资的国产片，未来中国电影市场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难道中国电影

永远只能小打小闹？观众想看大制作影片只能看好莱坞的，原因仅仅是中国大投资影片最近不赚钱？”

“中国电影仍然需要大制作。”星美集团副董事长覃宏认为，大制作是中国电影的脊梁，“需要通过技术进步推动我们追赶好莱坞的步伐”。

大制作电影 精耕细作优势尚存

然而，相对于当下中小成本电影的活跃，国产大片近期表现欠佳也确实是事实所在。尤其是此前影片《富春山居图》的另类尝试，不但让许多影评人倒了胃口，更是让该片沦为人们茶余饭后玩笑调侃的谈资。

那么，这是否代表着曾经辉煌的“大片时代”已经过去了呢？观众的感受也许更为直接，他们衡量电影的标准，根本还在于是否好看，是否有震撼、有共鸣。北京的资深影迷马婷说，“这就好比同样是水果，若将一粒好的葡萄（某中小成本电影）和一个坏了的梨（某大片）放在一起比较，更多的人会选葡萄，但这并不说明人们不喜欢吃梨”。

影评人“图宾根木匠”则认为，“大片时代过去了”的说法很有趣。他在微博中写道，“通货膨胀、人工蹿升、原材料价格上涨，拍一部电影的预算却能大幅压缩，且呈现出来的视听效果不比当年的‘大片’差多少。那当年那些‘大片’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所以，‘大片时代’

根本还没来临，只是‘伪大片’冒充‘大片’的时代过去了，良性的电影市场怎么可能没有大片？……现在这个小时代只是在为即将来临的(多元化)大片时代作产业预热和准备工业基础。”

而在高军看来，许多高额投资的电影不赚钱，并不是投资的错，问题出在定位不准和影片本身的质量问题。电影业面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都需要蹲下心来，精耕细作。他说，“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角度看，大投资大制作的影片更有机会走出国门，影响海外观众”。

其实，从欣赏电影艺术形态本身来说，观众对大片仍然怀有期待。人们选择进入影厅而不是在电视机前看片，或是在电脑前点开视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体验大屏幕上带来的感官享受。影院观影呈现的音效、特效，是电视、电脑所无法取代的。“这也是大制作电影的魅力所在。”IMAX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陈建德说，“大电影不仅是投入大、有大明星的加盟，它的视效也必须是出众的。比如，最好的视效制作团队创造极为壮观的大场面视效，以及在巨幕影院中放映的影片。”

未来，随着国内电影市场发展和观众观影心态的日渐成熟，一部电影无论投资成本如何，都将被高标准要求。此外，衡量一部电影成功与否的标杆绝不仅仅是票房。电影产业发展需要的是产业化流程、产业化运作，自然还包括价值链上的深层开发。这样一来，电影的整体价值才能得到充分舒展。从这些方面关注、入手，少一些噱头炒作，多一些内容提升，容一些百花齐放，才是我国电影市场发展的正途。

博物馆之旅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以河命名。大石河、小清河、永定河都流经此地，与北拒马河交汇，而大石河下游就是“琉璃河”。古时候，从中原北上大漠，或者从大漠南下进入中原腹地，都要经过琉璃河地区。作为北京的西南大门，这里早在西周初年即成为燕国始封地，北京3000多年的建城史也由此拉开序幕。

燕国都城遗址，是北京地区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一座古城遗址。作为北京城的发源地，琉璃河因此享有“北京之源”的美誉。

上世纪60年代，一个农民在田地里无意中挖出了一个“铜香炉”，最终使燕国始封地得到确认，也明确了北京的建城开端。如今，这里绿树掩映，你一定很难想象，这个普普通通的镇子就是北京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的地方。

在琉璃河镇的民居村落中，有一座方形建筑显得非常特别：顶部被一高四低的五组四角攒尖式大屋顶覆盖，棕红色调，四壁为月白色，庄重肃穆。馆舍前的屏风式影壁嵌大理石，雕刻有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题写的馆名——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现在，燕都遗址还有很大一部分沉睡在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方圆几平方公里之内。

从北京古史文化、西周燕都古城、燕都贵族墓葬到燕都精美文物，博物馆展示了北京从原始部落到方国都邑再到全国首都的历史进程。造型精美的青铜器、玉器、陶器、原始瓷器、玛瑙、漆器、甲骨文等艺术珍品，以及4座原址保留的墓葬和车马坑，更是再现了古燕国3000年沧桑的都城城垣和神秘奢靡的贵族墓葬。

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

北京之源 鼎天鬲地

□ 李盛丹歌

谈到文物，便不得不提及见证北京3058年建城史的“鼎天鬲地”。前不久，出土于上世纪70年代并一直珍藏在首都博物馆的董鼎、伯矩鬲回到故土，引起了文物界和很多游客的注意。

“董鼎”，是北京地区目前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其内壁铭文填补了文献史料对西周燕国记载的不足。“伯矩鬲”，是目前全国惟一一件造型如此奇特的青铜器，器具之上坐拥7个牛头，也是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展出的另一件国宝级青铜器。

据史料记载，那时的“鬲”一般为陶器，用于煮粥，最早出现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是我国古代特有的炊器。鬲的发明，标志着我们祖先的食物正式从生食进化到熟食。

作为国内民间古玉收藏首次进驻公办博物馆，《“在山吟”——商周古玉艺术收藏展》的加入，同样给西周博物馆增加了新的亮点。北京资深收藏家、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收藏委员会顾问张友所带来“在山吟”古玉研究中心的178件高古玉，终于给多年“潜伏在山中”的古玉一个登上“大雅之堂”的好机会。

每个朝代的每件玉器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环境、礼仪制度和艺术风格，每件玉雕品的器型、纹饰都表述了特定的文化内涵。本次展览的玉器共分为商代时期、西周时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4个部分，从礼器、配饰、实用器，到人物、动物图形的玉器作品，汇集了各种雕琢、刻画工艺，每件器物的文化蕴含、艺术构思、表现手法都不尽相同，充分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了解一段历史，体会一种文化。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给生活在繁忙都市的人们一个放慢脚步、追溯过往、感受沧桑的机会。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编辑 张济和 何东宪
李丹 梁婧 敖蓉
邮箱 jjbzmzk@163.com

七日

真不知若再过百年，人们将如何看待当下的纷扰与宁静、真诚与好玩，如何看待杨绛。

冯小刚被聘为“春晚大厨”以后，他的一举一动都成了焦点。从“策划会”到“座谈会”，各种集智借脑的消息不断，冯导“真诚、温暖、振奋、好玩”的新标准也逐渐为人熟知。于是有人感慨：谢天谢地你来了。可想法再好，也要靠上乘的节目来呈现。若是相声小品歌曲杂技无一可观，春晚也只能是无源之水。

君若不信，不妨一一细数。论歌曲，如今不闻好歌曲曲久矣，只有下载和翻唱；说

舞蹈，不见以舞服人的舞者，只见滔滔不绝的评委和主持人；活相声，更是罕有百听不厌的段子，只剩随风而逝的脱口秀。而杂技、魔术一类，早已边缘到不知何处寻觅。至于小品，哦，——什么是小品？春晚就像个年度颁奖礼，争奇斗妍才好看，若是只剩些残花败柳，又能选出些甚来？

节目无源，观众也无源。如今这个时代，电视开机率严重下降，看电视的以老年人为主，年轻人则纷纷转投手机和电脑。一年到头，电视几乎都是背景声的制造机器，到了岁末，如何让人改变习惯专注4个小时？真诚表达，传递温暖，振奋人心，真的是很高的要求。如果观众们多年来已经习惯了一些电视节目的矫情与空洞，如何才能相信春晚此番不是新瓶装旧酒？

再说，晚会这种方式真的可以好玩么？如果办晚会可以好玩，可以带来收视率，为

什么全国的上星台一年到头都不搞，实在要搞也只搞歌会、舞会？要是晚会真的能娱乐，为什么选秀会像抗日剧般扎堆，热到连网络版权和广告费用都要数以亿计？既然晚会这个形式本身就是“1.0”的，那春晚再怎么推陈出新、走马换将、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也蹦达不到如今这个娱乐“2.0”时代里来。在这个时代里，就像钱钟书说的，快乐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

7月17日，被钱钟书称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的杨绛先生迎来了102岁生日。先生本人其实颇有翻译和创作才华，然在钱钟书的光环之下，一直未得到应有的肯定。但她却一直处之泰然。在钱钟书离世之后，她仍以强大的内心安时处顺。她曾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

尽我应尽的责任”。于是，她守着这份宁静与淡泊“大隐隐于市”，潜心翻译与写作，埋头“打扫现场”。从《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容安馆札记》，到即将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期颐之年而能有新作如此，着实令人感叹。

“困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从《围城》付梓直至今，星移斗转，世事变幻，而人情莫不如此。安心在围城中，抑或真心不以围城为围城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在如今这个“2.0”时代，更是到了谈论宁静淡泊都被视为迂腐的地步了，可杨绛依然故我。真不知若再过百年，人们将如何看待当下的纷扰与宁静、真诚与好玩，如何看待杨绛。

届时，恐怕只能淡淡说一句，谢天谢地你来了。

□ 章木扬

谢天谢地你来了